

第一卷 十月

始业日

十七日

今天开学了，乡间的三个月，梦也似的过去，又回到了这丘林的学校里来了。早晨母亲送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心还一味只想着在乡间的情形哩。不论哪一条街道，都充满着学校的学生们；书店的门口呢，学生的父兄们都拥挤着在那里购买笔记簿、书袋等类的东西，校役和警察都拼命似的想把路排开。到了校门口，觉得有人触动我的肩膀，原来这就是我三年级时候的先生，是一位头发赤而卷缩、面貌快活的先生。先生看着我的脸孔说：

“我们不再在一处了 安利柯！”

这原是我早已知道的事，今被先生这么一说，不觉重新难过起来了。我们好容易地到了里面，许多夫人、绅士、普通妇人、职工、官吏、女僧侣、男佣人、女佣人，都一手拉了小儿，一手抱了成绩簿，在接待所楼梯旁挤满

着，嘈杂得如同戏馆里一样。我重新看这大大的待息所的房子，非常欢喜，因为我这三年来，每月到教室去，都穿过这室的。我的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见了我：

“安利柯！你现在要到楼上去了！要不走过我的教室了！”

说着，恋恋地看我。校长先生被妇人们围绕着，头发好像比以前白了。学生们也比夏天的时候长大强壮了许多。才来人一年级的孩子们，不愿到教室里去，像驴马似的倔强着，勉强拉了进去，有的仍旧逃出，有的因为找不着父母，哭了起来，做父母的回了进去，有的诱骗，有的叱骂，先生们也弄得没有办法了。

我的弟弟被编在名叫代尔卡谛的女先生所教的一组里。午前十时，大家进了教室，我们的一级共五十五人。从三年级一同升上来的只不过十五六人。经常得一等奖的代洛西也在里面。一想起暑假中跑来跑去游过的山林，觉得学校里闷得讨厌。又忆起三年级时候的先生来：那是常常对我们笑着的好先生，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先生。那个先生的红而缩拢的头发，已不能看见了，一想到此，就有点难过。这次的先生，身材高长，没有胡须，长长地留着花白的头发，额上皱着直纹，说话大声，他盯着眼一个一个地看我们的时候，眼光竟像要透到我们心里似的。而且还是一位没有笑容的先生。我想：

“唉！一天总算过去了，还有九个月呢！什么用功，什么月试，多么讨厌啊！”

一出教室，恨不得就看见母亲，飞跑到母亲面前去吻

她的手。母亲说：

“安利柯啊！要用心啰！我也和你大家用功呢！”

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是因为那位亲爱快活的先生已不在，学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味了。

我们的先生

十八日

从今天起，现在的先生也可爱起来了。我们进教室去的时候，先生已在位上坐着。先生前学年教过的学生们，都从门口探进头来和先生招呼：“先生早安！”配巴尼先生早安！”大家这样说着。其中也有走进教室来和先生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这可知大家都爱慕这先生。今年也想仍请他教的了。先生也说着“早安！”去拉学生所伸着的手，却是不去看学生的脸孔。和他们招呼的时候，虽也现出笑容，额上直纹一蹙，脸孔就板起来，并且把脸对着窗外，注视着对面的屋顶，好像他和学生们招呼是很苦的。完了以后，先生又把我们一一地注视，叫我们默写，自己下了讲台在桌位间巡回。看见有一个面上生着红粒的学生，就把默写中止，两手托了他的头查看，又把手去摸他的额，问他有没有发热。这时先生后面有一个学生乘着先生不看见，跳上椅子玩起洋娃娃来，恰好先生回过头去，那学生就急忙坐下，俯了头预备受责，先生把手按在他的头上，只是说：“下次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另外一点没有什么。

默写完了以后，先生又沉默了看着我们，好一会儿，

用了静而粗大的亲切的声音这样说：

“大家听着！我们从此要同处一年，让我们好好地过这一年吧！大家要用功，要规矩。我没有一个家属，你们就是我的家属，去年以前，我还有母亲，母亲死了以后，我只有一个人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家属在世界上，除了你们，我没有可爱的人！你们是我的儿子，我爱你们，请你们也欢喜我！我一个都不愿责罚你们，请将你们的真心给我看看！请你们全班成为一个家族，给我做慰藉，给我做荣耀！我现在并不是想你们用口来答应我，我确已知道你们已在心里答应我‘肯的’了。我感谢你们。”

这时校役来通知放学，我们都很静很静地离开座位。那个跳上椅子的学生，走到先生的身旁，颤抖抖地说：“先生！饶恕我这次！”先生用嘴去亲着他的额说：“快回去好孩子！”

灾 难

二十一日

本学年开始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今天早晨到学校去，我和父亲正谈着先生所说的话。忽然见路上人满了，都奔入校门去。父亲就说：

“有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了！学年才开始，真不凑巧！”

好容易，我们进了学校，人满了，大大的房子里充满着儿童和家属。听见他们说：“可怜啊！洛佩谛！”从人山人海，警察的帽子看见了，校长先生的光秃秃的头也看见了。接着又走进来了一个戴着高冠的绅士，大家说“医

生来了！”父亲问一个先生：“究竟怎么了？”先生回答说：“被车子轧伤了！”脚骨碎了！”又一个先生说原来名叫洛佩谛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上学来的时候，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忽然离开了母亲的手，在街道上倒了。这时，街车正望他倒下的地方驶来，洛佩谛眼见这小孩将为车子所轧，大胆地跳了过去，把他拖救出来。不料因为来不及拖出自己的脚，反被车子轧伤了自己。洛佩谛是个炮兵大尉的儿子。正在听他们叙述这些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妇人狂也似的奔到，从人堆里挣扎着进来，这就是洛佩谛的母亲。同时另外一个妇人跑近去，抱了洛佩谛的母亲的头颈啜泣。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亲。两个妇人向室内跑去，我们在外边可以听到她们“啊！叙利亚呀！我的孩子呀！”的哭叫声。

立刻，有一辆马车停在校门口了。校长先生也就抱了洛佩谛出来。洛佩谛把头伏在校长先生肩上，脸色苍白，眼睛闭着。大家都静默了，洛佩谛母亲的哭声也听得出了。不一会儿，校长先生将抱在手里的受伤者给大家看，父兄们、学生们、先生们都齐声说：“洛佩谛！好勇敢！可怜的孩子！”靠近点的先生和学生们，更去吻洛佩谛的手。这时洛佩谛睁开了他的眼说：“我的书包呢？”被救的孩子的母亲拿书包给他看，流着泪说：“让我拿着吧，让我替你拿了去吧。”洛佩谛的母亲脸上现出微笑了。这许多人出了门，很小心地把洛佩谛载入马车，马车就慢慢地开动，我们都默默地走进教室里去。

格拉勃利亚的小孩

二十二日

洛佩谛到底做了非拄了杖不能行走的人了。昨日午后，先生正在说这消息给我们听的时候，校长先生忽然领了一个陌生的小孩到教室里来。那是一个黑色、浓发、大眼而眉毛浓黑的小孩。校长先生将这小孩交给先生，低声地说了一二句什么话就出去了。小孩用他黑而大的眼，看着室中的一切。先生携了他的手向我们说：

“你们大家应该喜欢。今天有一个从五百哩以外的格拉勃利亚的菜奇阿地方来的意大利小孩进了这学校了。因为是远道来的，请你们要特别爱这同胞。他的故乡是名所，是意大利名人的产生地，又是产生强健的劳动者和勇敢的军人的地方，也是我国风景名地之一。那里也有森林，也有山岳，居民都富于才能和勇气。请你们亲爱地对待这小孩，使他忘记自己是离了故乡的，使他知道在意大利无论到什么地方的学校里去，都是同胞。”

先生说着，在意大利地图上指着格拉勃利亚的菜奇阿的位置给我们看。又用了大声叫：“尔耐斯托·代洛西！”——他是每次都得一等奖的学生——代洛西起立了。

“到这里来！”先生说着，代洛西就离了座位走近格拉勃利亚小孩面前。

“你是级长，请对这新学友致欢迎辞！请代表警特蒙脱的小孩表示欢迎格拉勃利亚的小孩！”

代洛西听见先生这样说，就抱了那小孩的头颈，用了

明亮的声音说：“来得很好！”格拉勃利亚小孩也热烈地吻代洛西的颊。我们都拍手喝彩了。先生虽然说“静些静些！在教室里拍手是不可以的！”而自己也很喜欢。格拉勃利亚小孩也喜欢。一等到先生指定了座位，那个小孩就归座了。先生又说：

“请你们好好记着我方才的话。格拉勃利亚的小孩到了丘林，要同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丘林的小孩到了格拉勃利亚，也应该毫不觉得寂寞。实对你们说，我国为此，曾战争了五十年。有三万的同胞，为此战死。所以你们大家要互相敬爱，如果有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对于这新学友无礼的，那就是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三色旗的人！”

格拉勃利亚小孩回到座位，和他邻席的学生们，有送他钢笔的，有送他画片的，又有送他瑞士的邮票的。

同窗朋友

二十五日

送邮票给格拉勃利亚小孩的，就是我所最喜欢的卡隆。他在同级中身躯最高大，年十四岁，是个大头宽肩笑起来很可爱的小孩，却已有大人气。我已把同窗的友人认识了许多了，有一个名叫可莱谛的我也欢喜。他着了茶色的裤子，戴了猫皮的帽，常说着有趣的话。父亲是开柴店的，一八六六年，曾在温培尔脱亲王部下打过仗，据说还拿着三个勋章呢。有个名叫耐利的，可怜是个驼背，身体怯弱，脸色常是青青的。还有一个名叫华梯尼的，他时常穿着漂亮的衣服。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小孩绰号叫做“小



用了明亮的声音说：“来得很好！”

石匠”的，那是石匠的儿子，脸孔圆圆的像苹果，鼻头像个小巧，惯能装兔的脸孔，时常装了引人笑。他虽戴着破裂絮样的褴褛的帽，却常常将帽像手帕似的卷叠了藏在袋里。坐在“小石匠”的旁边的是一个叫做卡洛斐的瘦长、老鹰鼻、眼睛特别小的孩子。他常常把钢笔、火柴空盒等拿来买卖，把字写在手指甲上，做种种狡猾的事。还有一个名叫卡罗·诺琵斯的傲慢的少年绅士。这人的两旁，有两个小孩，我认为很好的。一个是铁匠的儿子，穿了齐膝的上衣，脸色苍白得好像病人，对于什么都胆怯，永远没有笑容。一个是赤发的小孩，一只手有了残疾，挂牢在项颈里。听说，他的父亲到亚美利加去了，母亲走来走去卖着野菜呢。靠我的左边，还有一个奇怪的小孩，他名叫斯带地，身材短而肥，项颈好像没有的一样。他是个暴躁的小孩，不和人讲话。好像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是，先生的话，他总目不转睛地蹙了眉头、紧闭了嘴听着。先生说话的时候，如果有人说话，第二次他还忍耐着，一到第三次，他就要愤怒起来用脚来蹴了。坐在他的旁边的，是一个毫不知顾忌的有着狡猾相的小孩，他名叫勿兰谛，听说曾经在别校被除了名的。此外，还有一对很相像的兄弟，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这许多同学之中，相貌最好，最有才能的，不消说要算代洛西了。今年大概还是要他得第一名的。但是我却爱铁匠的儿子，那像病人的泼来可西。据说，他父亲是要打他的，他非常老实，在和人说话的时候，或偶然触犯着别人的时候，他一定要说“对不住”他常用了亲切而悲哀的眼光看人。至于最长大

的和品格最高的，却是卡隆。

义侠的行为

二十六日

卡隆的为人，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今日我因为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来问我何时在家，到校稍迟，入了教室，先生还未来。一看，有三四个小孩聚在一处正在戏弄着那赤发的一手有残疾的卖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有的用三角板打他，有的把栗子壳向他的头上投掷，说他是“残废者”，是“鬼怪”，还将手挂在项颈上来装他的样子给他看。克洛西一个人坐在位子里苍白了脸。用了好像要说：“饶了我吧！”似的眼光，看着他们。他们见克洛西这样，越加得了风头，越加戏弄他，克洛西终于怒了，涨红了脸，身子颤抖着。这时那个脸孔很讨厌的勿兰谛，忽然跳上椅子，装出克洛西的母亲挑菜担的样子来了。克洛西的母亲，因为接克洛西回去，平日时常到学校里来的，现在听说正病在床上，许多学生都曾知道克洛西的母亲的，看了勿兰谛所装的样子，大家笑了起来。克洛西大怒，突然将摆在那里的墨水瓶对准了勿兰谛掷去。勿兰谛很敏捷地避开，墨水瓶恰巧打着了从门外进来的先生的胸部上。

大家都逃到座位里，怕得不做一声，先生变了脸色，走到教桌的旁边，用了严厉的声音问：“谁？”一个人都没有回答。先生又提高了声音说：“谁？”

这时，卡隆好像可怜了克洛西，忽然起立，用了很决心的态度说：“是我！”先生眼盯着卡隆，又转看正呆着的

学生们 静静地说：“不是你。”

过了一会儿 又说：“决不加罚 投掷者起立！”

克洛西起立了，哭着说：“他们打我，欺侮我，我气昏了，不知不觉就把墨水瓶投过去了。”

“好的 那么 欺侮他的人起立！”先生说了 四个学生起立了把头俯着。

“你们欺侮了无辜的人了！你们欺侮了不幸的小孩，欺侮弱者了！你们做了最无谓、最可耻的事了！卑怯的东西！”

先生说着，走到卡隆的旁边，将手摆在他的腮下，托起他俯下着的头来，注视着他的眼说：“你的精神是高尚的！”

卡隆附拢了先生的耳，不知说些什么，先生突然向着四个犯罪者说：“我饶恕你们。”

我的女先生

二十七日

我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准了约期，今日到家里来访我了。先生不到我家已一年，我们很高兴地招待她。先生的帽子旁仍旧罩着绿色的面纱，衣服极朴素，头发也不修饰，她原是没有功夫来打扮这些的。她比去年似乎脸上的红彩薄了好些，头发也白了些，时时咳嗽着。母亲问她：

“那么，你的健康怎样？先生！你如果不再顾着你的身体……”

“一点都没有什么。”先生回答说 带着又喜悦又像忧

愁的笑容。

“先生太高声讲话了，为了小孩们太操劳自己的身体了。”母亲又说。

真的，先生的声音，听不清楚的时候是没有的。我还记得：先生讲话，总是连续着一息不停，弄得我们学生连看旁边的功夫都没有了。先生不会忘记自己所教过的学生，无论在几年以前，只要是她教过的总还记得起姓名。听说，每逢月考，她都要到校长先生那里，去询问他们的成绩的。有时又站在学校门口，等学生来了就叫他拿出作文簿给她看，调查他进步得怎样了。已经入了中学校的学生，也常常着了长裤子，带了挂表，去访问先生。今天，先生是领了本级的学生去看绘画展览会，回去的时候，转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在先生那班的时候，每逢星期二，先生常领我们到博物馆去，说明种种的东西给我们听。先生比那时已衰弱了许多了，可是仍非常起劲，遇到学校的事情，就很快活地讲话。二年前，我大病了在床上卧着，先生曾来望过我，先生今日还说要看看我那时所睡的床，这床其实已归我的姊姊睡了的。先生看了一会儿，也没有说什么。先生因为还要去望一个学生的病，不能久留。听说是个马鞍匠的儿子，发着麻疹卧在家里呢。她又夹着今晚非批改不可的课本，据说，晚饭以前，某商店的女主人还要到她那里来学习算术的。

“啊 安利柯！”先生临走的时候，向着我说：“你到了能解难题、作长文章的时候，仍肯爱你以前的女先生吗？”说着，吻我。等到出了门，还在阶沿下再扬了声说：

“请你不要忘了我！安利柯啊！”

啊！亲爱的先生！我怎能忘记你呢？我虽成了大人，也一定还记得先生，到学校里来拜望你。无论到了何处，只要听到女教师的声​​音，就要如同听见你先生的声音一样，想起先生教我的二年间的​​事情来。啊啊！那二年里面。我由于先生的教导学会了多少的事！那时先生虽有病，身体不健，可是无论何时，都热心地爱护我们，教导我们的。我们书法上有了恶癖，她就​​很担心。考试委员质​​问我们的时候，她担心得几乎坐立不安。我们写得清楚的时候，她就真心欢喜。她一向像母亲那样地爱我。这样的好先生，叫我怎样能忘记啊！

贫民窟

二十八日

昨日午后，我和母亲、雪尔维姊姊三人，送布给新闻上所记载的穷妇人。我拿了布，姊姊拿了写着那妇人住址姓名的条子。我们到了一处很高的住宅的屋顶小阁里，那​​里有长的走廊，沿廊有许多室，母亲到最末了的一室敲了门。门开了，走出一个年纪还轻，白色而瘦小的妇人来。是一向时常看见的妇人，头上常常包着青布。

“你就是新闻上所说的那位吗？”母亲问。

“呃，是的。”

“那么，有点布在这里，请你收了。”

那妇人非常欢喜，好像说不出答谢的话来。这时我瞥见有一个小孩，在那没有家具的暗腾腾的小室里，背向了

外，靠着椅子好像在写字。仔细一看，确是在那里写字，椅子上摊着纸，墨水瓶摆在地板上。我想，这样黑暗的屋子里，如何能写字呢。忽然看见那小孩长着赤发，穿着破的上衣，才恍然悟到：原来这就是那卖菜人家的儿子克洛西，就是那一只手有残疾的克洛西。乘他母亲正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轻轻地将这告诉了母亲。

“不要做声！”母亲说：“如果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受朋友的布施，多么难为情呢。不要做声！”

可是，恰巧这时克洛西回过头来了。我不知要怎样才好，克洛西对着我微笑。母亲背地里向我背后一推，我就进去抱住克洛西，克洛西立起来握我的手。

克洛西的母亲对我母亲说：

“我只是娘儿两个。丈夫这七年来一直在亚美利加，我又生了病。不能再挑了菜去卖，什么桌子等类的东西都已卖尽，弄得这孩子读书都为难，要点盏小小的灯也不能够，眼睛也要有病了。幸而教科书、笔记簿有市公所送给，总算勉强地进了学校。可怜！他到学校去是很欢喜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不幸的人，是再没有了！”

母亲把钱包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了她，吻了克洛西，出来几乎哭了。于是对我说：

“安利柯啊！你看那个可爱的孩子！他不是用很刻苦地用着功吗？像你，是什么都自由的，还说用功苦呢！啊！真的！那孩子一日的勤勉，比你一年的勤勉，价值不知要大多少呢！像那小孩，总是应该受一等奖的哩！”

学 校

二十八日

爱儿安利柯啊！你用功怕难起来了，像你母亲所说的样子。我还未曾看到你有高高兴兴勇敢地到学校里去的样子过。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到学校里去，你每日要怎样地乏味，怎样地疲倦啊！只要这样过了一星期，你必定要合了手来恳求把你再送入学校里去吧！因为游嬉虽好，每日游嬉就要厌倦的。

现在的世界上，无论何人，没有一个不学习的。你想！职工们劳动了一日，夜里不是还要到学校里去吗？街上店里的妇人们、姑娘们劳动了一星期，星期日不是还要到学校里去吗？兵士们在白天做了一天的勤务，回到营里不是还要读书吗？就是瞎子和哑子，也在那里学习种种的事情。监狱里的囚犯，不是也同样地在那里学习读书写字等的功课吗？

每天早晨上学去的时候，你要这样想想：此刻，这个市内，有和我同样的三万个小孩都正在上学去。又，同在这时候，世界国有几千万的小孩也正在上学去。有的正三五成群地经过着清静的田野；有的正行走在热闹的道路；也有的沿了河或湖在那里走着的吧。在猛烈的太阳下走着的也有，在寒雾蓬勃的河上驶着短艇的也有吧。从雪上乘了橇走的，渡溪的，爬山的，穿过了森林，渡过了急流，踟躕行着冷静的山路的，骑了马在莽莽的原野跑着的也有吧。也有一个人走着的，也有两个人并肩走的，也有

成了群排了队走着的。穿着各种的服装，说着各样的语言，从被冰锁住的俄罗斯以至椰子树深深的阿拉伯，不是有几千万数都数不清的小孩，都夹了书，学着同样的事情，同样地在学校里上学吗？你想想这无数小孩所组成的团体？又想想这大团体怎样在那里作大运动！你再试想：如果这运动一终止，人类就会退回到野蛮的状态了吧。这运动才是世界的进步，才是希望，才是光荣。要奋发啊！你就是这大军队的兵士，你的书本是武器，你的一级是一分队，全世界是战场，胜利就是人类的文明，安利柯啊！不要做卑怯的兵士啊！

父亲

少年爱国者（每月例话）

二十九日

做卑怯的兵士吗？决不做！可是，先生如果每日把像今日那种有趣的话讲给我们听，我还要更加欢喜这学校呢。先生说，以后每月要讲一次像今天这样的高尚的少年故事给我们听，并且叫我们笔记下来。下面就是今天所讲的《少年爱国者》的故事：

一只法兰西轮船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到意大利的热那亚来。船里乘客有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还有瑞士人。其中有个十一岁的少年，服装褴褛，远离了人们，只像野兽似的用白眼把人家看着。他所以用这种眼色看人，也不是无因。原来他是于二年前被他在乡间种田的父母，卖给戏法班了的，戏法班里的人打他，蹴他，叫他

受饿，强迫他学会把戏，带了他到法兰西、西班牙一带跑，一味虐待，连食物都不十分供给他。这戏法班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他因为受不住虐待与饥饿，终于逃出，到意大利领事馆去请求保护。领事很可怜他，叫他乘入这只船里，并且给他一封到热那亚的出纳官那里去的介绍信，意思是要送他回到残忍的父母那里去。少年遍体受伤，非常衰弱，因为是住着二等舱的，人们都以为奇怪，大家对着他看。有人和他讲话，他也不回答，好像是把一切的人都憎恶了的。他的心已变歪到这地步了。

有三个乘客种种地探问他，他才开了口。他用了在意大利语中夹杂法兰西语和西班牙语乱杂的言语，大略地把自己的经历讲了。这三个乘客虽不是意大利人，却也听懂了他的话，于是就一半因为怜悯，一半因为吃酒以后的高兴，给他少许的金钱，一面仍继续着和他谈话。这时有大批的妇人，也正从舱室走出，来到这里，她们听了少年的话，也就故意要人看见似的拿出若千的钱来掷在桌上，说：“这给了你 这也拿了去！”

少年低声答谢了，把钱收入袋里，苦郁的脸上到这时才现出喜欢的笑容。他回到自己的床位里，拉拢了床幕，卧了静静地自己沉思：有了这些钱，可以在船里买点好吃的东西，饱一饱二年来饥饿的肚子；到了热那亚，可以买件上衣换上，又拿了钱回家，比空手回去也总可以多少好见于父母，多少可以得着像人的待遇。在他，这金钱竟是一注财产。他在床上正沉思得高兴，这时那三个旅客围坐在二等舱的食桌边，在那里谈论着。他们一面饮酒，一面